

明

紀

冊
五

明紀卷第三十八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簪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穆宗紀二

起隆慶四年庚午訖隆慶六年壬申凡三年

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免朝賀辛未避殿修省禮部尙書殷士儋以正月朔望日月俱食疏請布德緩刑納諫節用飭內外臣工講求民瘼報聞內承運庫以白劄索部帑十萬劉體乾執奏給事中劉繼文亦言白劄非體帝報有旨竟取之海瑞銳意興革請濬

吳淞白茆民賴其利素疾大戶兼并力摧豪強撫窮弱貧民田入於富室者率奪還之徐階罷相里居按問其家無少貸下令鷙發凌厲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竄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機告訐故家大姓時有被誣負屈者又裁節郵傳冗費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頓由是怨頗興舒化論瑞迂滯不達政體宜以南京清秩處之帝猶

溫詔獎瑞 倭陷廣東廣海衛大殺掠而去總督劉燾以戰卻聞給事中溫純劾燾欺罔時方召燾督京營遂置不問 改陝西總督王崇古於宣大山西崇古禁邊卒闌出而縱其素通寇者深入爲間又檄番漢陷寇軍民帥衆降及自拔者悉存撫之歸者接踵西番瓦剌黃毛諸種一歲中降者踰二千人 左都御史王廷致仕二月刑部尙書毛愷致仕時高拱再相廷恐其修郅愷亦徐階所引故先後乞休 趙貞吉以先朝禁軍列三大營營各有帥今以一人總三營權重難制因極言其弊請分五營各統以大將稍復祖宗之舊帝善之命兵部會廷臣議霍冀前與貞吉議不合頗不然其言廷臣亦多謂強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冀等乃上議三大營宜如故惟以一人爲總督權太重宜三營各設一大將罷總督武臣以文臣爲總理帝報可而以京營事重更協理爲閱視令付大臣知兵者召南京右都御史曹邦輔爲左都御史任之給事中楊鎔劾冀貪庸帝已留冀冀以鎔

貞吉鄉人疑出貞吉意疏辨乞罷且詆貞吉貞吉亦疏辨求去詔留
貞吉褫冀官 給事中戴鳳翔劾海瑞庇奸民魚肉搢紳沽名亂政

遂改督南京糧儲瑞撫吳甫半歲小民聞其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
祀之 高拱以時方憂邊事請增置兵部侍郎以儲總督之選由侍
郎而總督由總督而本兵中外更番邊材自裕又以兵者專門之學
非素習不可應猝儲養本兵當自兵部司屬始宜慎選司屬多得智
謀才力曉暢軍旅者久而任之勿選他曹他日邊方兵備督撫之選
皆於是取之更各取邊地之人以備司屬如銓司分省故事則題覆
情形可無扞格并重其賞罰以鼓勵之凡邊地有司其責頗重不宜
付雜流及遷謫者皆報可著爲令 貴州宣慰安國亨淫虐以事殺
其從父信信兄智告國亨反巡撫都御史王諍遽請發兵誅國亨智
爲總兵官安大朝畫策且約輸兵糧數萬及師至陸廣河智糧不至
諍乃令人諭國亨止大朝毋進兵兵已渡河爲國亨所敗 乙丑分

設三大營文武提督六人以恭順侯吳繼爵典五軍都督袁正典神
樞焦澤典神機繼爵恥與正等同列三月上疏固辭帝爲罷正澤盡
易以勛臣溫純請廣求將才毋拘世爵不納繼爵瑾之曾孫也 廣
西忠州土官黃賢相等作亂永康典史李材計禽之 太監崔敏傳
令南京加造緞十餘萬匹朱衡議停新造但責歲額得減新造三之
二 海瑞將履新任高拱素銜瑞并其職於南京戶部瑞遂謝病歸
詔市綿二萬五千斤劉體乾請俟湖州貢帝不從趣之急李己言
三月非用綿時不宜重擾商戶體乾亦復爭乃命止進萬斤 夏四
月戊戌朔京師地震 陝西賊流入四川巡按御史王廷瞻劾巡撫
都御史嚴清縱寇趙貞吉言賊起鄖陝貽害川徼卽有罪當罪守土
官不宜專責巡撫臣蜀人深知清約己愛人省事任怨今蜀地歲荒
民流方倚清如父母奈何棄之任事臣欲爲國家利小民必得罪豪
右論者不察動以深文求之頃海瑞旣去若清復罷是任事之臣皆

不免彈擊惟全軀保位爲得計矣疏奏不允命解官聽調清遂不出
俺答寇大同宣府轉犯威遠幾破陳其學帥胡鎮等往救馬芳軍
亦至相拒十餘日寇走別部千餘騎攻靖鹵巡撫都御史方逢時伏
兵卻之芳謂諸將曰大同非宣府比與我間一牆耳寇不時至非大
創之不可乃將兵出右衛戰威寧海子破之 高拱言錢法朝議夕
更迄無成說小民恐今日得錢而明日不用是以愈更愈亂愈禁愈
疑請一從民便勿多爲制以亂人耳目帝深然之錢法稍通 舒化
偕同官以熱審屆期請宥鄭履淳及李芳詔釋履淳爲民芳充南京
淨軍 操江都御史吳時來巡撫廣東將行薦所屬有司五十九人
給事中光懋等劾其濫舉高拱雅不喜時來五月貶雲南副使復爲
給事中韓楫所劾落職閒住時拱以內閣掌吏部權勢烜赫楫及宋
之韓程文涂夢桂等並拱門生居言路日夜走其門專務搏擊御史
汪文輝亦拱門生心獨非之 劉體乾數有執爭李己輒助之以是

積失帝意會帝從中官崔敏言命市珍寶體乾已執奏不從己復偕同官陳吾德上疏曰伏睹登極詔書罷採辦蠲加派且云各監局以缺乏爲名移文苛取及所司阿附奉行者言官卽時論奏治以重典海內聞之歡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市珠傳帖數下人情惶駭咸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邇時府庫久虛民生困瘁司度支者日夕憂危陛下奈何以玩好故費數十萬貲乎敏等獻詔營私罪不可宥乞亟譴斥以全詔書大信疏入帝震怒癸酉杖己百錮刑部獄斥吾德爲民 命南京兵部侍郎李遷總督兩廣給事中光懋言兩廣嚮設提督事權畫一今兩巡撫相牽掣不便乃改遷提督兼巡撫廣東而特命殷正茂爲廣西巡撫後遂爲定制 六月陳以勤條上時務因循之弊請慎擢用酌久任治賊吏廣用人練民兵重農穀帝嘉之下所司議高拱惡所言侵己職寢其奏惟都察院議行賊吏一事 鴻溝境山諸工及淮流疏濬次第告成擢翁大立兵部侍

郎 給事中賈三近言善治者守法以宜民去其泰甚而已今廟堂之令不信於郡縣郡縣之令不信於小民蠲租矣而催科愈急振濟矣而追逋自如卹刑矣而冤死相望正額之輸上供之需邊疆之費雖欲損豪釐不可得形格勢禁莫可如何且監司考課多取振作集事之人而輕寬平和易之士守令雖賢安養之心漸移於苛察撫字之念日奪於征輸民安得不困乞戒有司務守法而監司殿最毋但取旦夕功失惇大之體已復疏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苛戾是以爲舉人者非華顛豁齒不就選人或裹足毀裳息心仕進夫鄉舉豈乏良材宜令勉就是途因行激勸詔皆俞允 秋七月己巳禁章奏浮冗命撫按官嚴禁有司酷刑 戶部尙書劉體乾清勁有執帝內供日多數下部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黃綠玉諸物體乾每疏爭積忤帝意奪官閒住給事御

史光懋凌瑄等交章請留不聽 高拱與趙貞吉相軋張居正復從中搆之陳以勤與拱舊僚貞吉其鄉人居正則所舉士也度不能爲解恐終不爲諸人所容力引疾求罷戊子許致仕命其子編修于陞侍行 海鹽縣海塘成 乙未免四川被災稅糧 八月庚戌宣大告警飭邊備 時寒暑皆罷講殷士儋請如故事四時毋輟并進講祖訓及大學衍義貞觀政要帝嘉納之 舒化偕同官請釋李己刑部尙書葛守禮等言朝審時重囚情可矜疑者咸得末減己及內犯張恩等十人讞未定不列朝審中苟瘐死狂狴將累深仁帝乃釋己恩等繫如故法司以恩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己及己獨釋衆翕然稱帝神明 高拱盡反徐階所爲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錄用贈卹者一切報罷九月上疏極論曰明倫大典頒示已久今議事之臣假託詔旨凡議禮得罪者悉從褻顯將使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爲享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爲心而陛下歲時入廟亦何以對越二聖乎帝深

然之法司坐王金子弑父律拱復上疏曰人君隕於非命不得正終其名至不美先帝臨御四十五載得歲六十末年抱病經歲上賓壽考令終曾無暴遽今謂爲金所害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視先帝爲何如主乞下法司改議帝復然拱言拱再出專與階修郅所論皆欲以中階重其罪賴帝仁柔弗之竟也言官追論陸炳罪詔削秩籍其產子都督繹弟太常少卿煒並奪官坐贓數十萬繫繹等追償之癸酉陝西水災蠲振有差甲戌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糧艘阻不進起潘季馴故官再理河道壬午免北畿湖廣被災稅糧癸未俺答犯大同副總兵錢棟戰死戊子辛愛寇錦州總兵官王治道參將郎得功以十餘騎入敵死葛守禮等議王金妄進藥無事實但習故陶仲文術左道惑衆應坐爲從律編戍給事中趙奮言法司爲天下平昔則一主於入而不爲先帝地今則一主於出而不卹後世議罪有首而後有從金等爲

從孰爲首將以陶仲文爲首則仲文死已久爲法如此陛下何賴哉
疏入報聞 京營設六提督後各持意見遇事旬月不決溫純以政
令多門極陳不便甲午罷之仍置總督協理大臣二人 縉燾之以
將軍攝肅府事也定王妃吳氏言聖祖刈羣雄定天下報功之典有
隆無替臣祖莊王受封邊境操練征戍屏衛天家不幸太宗中絕反
拘於昭穆之次不及勳武繼絕之典非所以崇本支厚藩衛也章下
禮部高儀爲尙書執不可縉燾重賄中官孟冲屬延長王真境等再
請期必得殷士儋代儀亦持之甚力帝以肅藩越在遠塞不王無以
鎮之冬十月許縉燾襲封肅王士儋言肅府自甘州徙蘭州實內地
且請別選郡王賢者理府事毋遂私請壞條例帝不聽士儋乃請封
爲郡王諸宗率以此令從事帝終不許 初邱富死趙全尊俺答爲
帝爲治城郭宮殿亦自治第制度如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日夜教
俺答爲兵東入薊昌西掠忻代遊騎薄平陽靈石潞安朝廷募獲全

者官都指揮使賞千金卒不能得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失父育於俺答妻一克哈屯長娶大成比妓不相得復自聘襖兒都司女號三娘子卽俺答外孫女也俺答見其美奪之把漢那吉恚聞王崇古方納降癸卯率妻子十餘人來歸方逢時告崇古曰機不可失也遣中軍康綸帥騎五百往受之崇古留之大同慰藉甚至乃合詞上疏曰俺答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部侵擾邊圉今神厭凶德骨肉離叛千里來降宜給宅舍授官職豐餼廩服用以悅其心嚴禁出入以虞其詐若俺答臨邊索取則因與爲市責令縛送板升諸逆還被掠人口然後以禮遣歸策之上也若遂桀驁稱兵不可理論則明示欲殺以撓其志彼望生還必懼我制其死命志奪氣沮不敢大逞然後徐行吾計策之中也若遂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結以恩信其部衆繼降者處之塞下卽令把漢那吉統領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他日俺答死辛愛有其衆因加把漢那吉名號

令收集餘衆自爲一部辛愛必忿爭彼兩族相持則兩利俱存若互相讐殺則按兵稱助彼無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俺答日南望侵擾不已又或給配諸將使之隨營立功彼素驕貴不受驅策駕馭苟乖必滋怨望頓生颺去之心終貽反噬之禍均爲無策奏至朝議紛然御史饒仁侃武尙賢葉夢熊皆言敵情叵測夢熊至引宋受郭藥師張穀事爲喻兵部尙書郭乾不能決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丁未授把漢那吉指揮使賜緋衣一襲黜夢熊爲郃陽縣丞以息異議高拱以私憾欲考察科道趙貞吉掌都察院與同事上言頃因葉夢熊言事忤旨陛下嚴諭考覈言官并及陞任在籍者應考近二百人其中豈無懷忠報主謬謬敢言之士今一以放肆奸邪罪之竊恐所司奉行過當忠邪不分致塞言路沮士氣非國家福也帝不從拱以貞吉得其情憾甚壬戌考察拱欲去貞吉所厚者貞吉亦持拱所厚以解乃斥溫純舒化劉東星岑用賓

及太僕寺少卿張禰魏時亮大理寺丞耿定向提學副使周宏祖等
二十七人皆拱所惡也 俺答方掠西番聞把漢那吉降急歸令辛
愛將二萬騎入宏賜堡兄子永邵卜趨威遠堡自帥衆犯平虜城方
逢時曰此必趙全謀也全嘗投書逢時言悔禍思漢欲復歸中國逢
時以示俺答俺答大驚有執全意及戰又不利乃引退一克哈屯思
其孫朝夕哭俺答患之逢時遣百戶鮑崇德入其營俺答盛氣待之
曰自吾用兵而鎮將多死崇德曰鎮將孰與而孫今朝廷待而孫甚
厚稱兵是趣之死也俺答疑把漢那吉已死及聞言心動使使謂之
王崇古令把漢那吉緋袍金帶見使者俺答喜過望崇德因說之曰
全等日至把漢那吉夕返俺答大喜屏人語曰我不爲亂亂由全等
今吾孫降漢是天遣之合也天子幸封我爲王永長北方諸部孰敢
爲患卽不幸死我孫當襲封彼受朝廷厚恩豈敢負耶遂遣使與崇
德俱來又爲辛愛求官并請互市辛愛猶未知奄至大同逢時使人

持把漢那吉箭示之曰吾已與而父約以報汝辛愛執箭泣曰此吾弟鐵背台吉故物也我來求把漢那吉今既授官又有成約當更計之遣部下啞都善入見逢時曉以大義犒而遣之辛愛喜因使求幣逢時笑曰台吉豪傑也若納款方重加爵賞何愛此區區損益名辛愛大慙復遣使謝曰邊人不知書蒙太師教幸甚俺答使至故將田世威所世威亦讓之曰爾來求和兵何爲者俺答乃召辛愛還辛愛東行宣府總兵官趙忭遏之復由大同北去巡按御史姚繼可劾逢時輒通寇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禍鄰鎮高拱曰撫臣臨機設策何可洩也但當觀後效不宜先事輒易帝然之十一月丁丑俺答遣使定約崇古以聞帝悉報可己卯祀天於南郊故事郊畢舉慶成宴自世宗倦勤典禮久廢殷士儋始考定舊儀舉行之高拱猶憾趙貞吉嗾韓楫劾貞吉庸橫考察時有私貞吉疏辨乞休且言臣自掌院務僅以考察一事與拱相左其他壞亂選法縱肆作奸昭然耳目

者臣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臣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
臣放歸之後幸仍還拱內閣毋令久專大權廣樹衆黨乙酉允貞吉
去拱掌吏部如故貞吉學博才高好剛使氣動與物忤九列大臣或
名呼之拱及張居正名輩在後而進用居先咸負才好勝不相下遂
齟齬而去己丑殷士儋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士儋與
高拱等同爲裕邸講官拱善吏部侍郎張四維欲引共政且惡士儋
不親己不爲援士儋遂藉中官陳洪力取中旨得之趙貞吉旣去
高拱益張修徐階故怨李春芳從容爲階解拱不悅俺答夜召趙
全等計事卽帳中縛全及李自馨等數人十二月丁酉來獻王崇古
以帝命遣把漢那吉歸厚賜之感泣再拜而去旌舉人馮行可孝
行左都御史葛守禮言畿內地勢窪下河道堙塞遇潦則千里爲
壑請倣古井田之制濬治溝洫使旱潦有備章下所司總督薊遼
保定侍郎劉應節請罷永平密雲霸州采礦許之乙卯受俘磔趙

全等於市時俺答雖款塞而插漢部長土蠻與從父黑石炭弟委正從弟煖兔拱兔子卜言台周從子黃台吉勢方強泰寧部長速把亥炒花朵顏部董狐狸長昂佐之東則王杲王兀堂清佳柰楊吉柰之屬時窺塞下遼東總兵官李成梁大修戎備甄備將校收召四方健兒給以厚餽用爲選鋒軍聲始振初施州衛金峒安撫土舍覃璧爭印相殺傷官軍撫按請治失事諸臣罪兵部言本衛孤懸境外事起倉卒宜從寬貰以責後功帝然之命所司相機勦撫

五年春正月璧平巡撫湖廣都御史劉愨言荊州去施州衛遠不便巡歷夷門西有國初取蜀故道名百里荒者抵衛僅五百餘里請移巴東之石砭司巡檢於野三關本衛之州門驛於河水鋪三會驛於古夷鋪俾閭井聯絡而於百里荒及東卜壠創建哨堡分兵戍守從之四川都掌蠻爲亂命郭成移鎮討之成尋被劾罷歸李春芳言先朝故事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行謁見禮卽今春和